

責任編輯：李森

白，要走到終點，才知道真正結局。新一代儲了六百萬的小販，都是經自己的際遇，看那位儲了六百萬的小販，又是安的，似乎看不到前路。只能說，每一代人都有自，要走到終點，才知道真正結局。

渡月橋依然那樣，人來人往，許多是來度周日的遊人。一些少男少女坐在河畔的草坪上喝汽水聊天，秋日的陽光斜照而來，一片暖洋洋的景象。

嵐山的紅葉已開始發紅，但天氣又未冷到足以使得漫山看到這一團那一團的橙紅乃至紅艷，已經很滿足了。走到一間小舖，坐下，要了一瓶彈珠汽水，喝一口，原來與普通汽水差不多，不過瓶裡有珠子而已，當然不能倒出來。走到山上，兩旁竹林木森森，走在其間，遮天蔽日，涼風陣陣，幾乎以為是在暗夜中行走；等到走到竹林盡頭，忽見夕陽依在，只是已近黃昏；月亮根本不見蹤影，哪兒來的夜晚？忽然想到，如果拍電影，就說拍武俠電影吧，這裡豈不是絕妙的外景場地？或者拍《羅生門》吧，拍竹林中的戲，也是很好的場景。一提起《羅生門》，我便自然會想起嵐山的竹林。

當然，到嵐山也會去周恩來紀念碑看看，我們只在那裡呆了一會，就有三批遊客前來，而且全都說着北方腔的普通話，讓我們有他鄉遇故知的幻覺。

回程時，一路上人擠人，渡月橋上更是水泄不通。回頭一望，但見人群洶湧而來，月亮明晃晃地斜掛在天邊，是一幅美好的秋夜圖。來到電車站（即我們說的火車），許多人擠成一團，人人歸心似箭。車上一對對情侶也有，拖兒帶女的夫妻也有，三五成群的學生也有，他們都是在回家的路上：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

京都渡月橋
陶然

人生水一方

賺六百萬的小販

雲家洛



雨而又音樂奏起的時候／把她送上鐵塔／給全世界的人寫明信片／像一隻鳥在最高的地方／歌聲嘹亮／我在下麵耐心吃完／太多鮮美的青貝／趕去了班離去的遊船」。這班趕不上的船開到哪裡？終點會是一個怎樣的地方？唔，如此也好，這般也好，都活得快樂，在一個不一定每天都快樂的城市，「喜歡一個人孤獨的時刻／但不能喜歡太多／在地鐵站或美術館／孤獨像睡眠一樣／……需要以音樂取暖」，那份不能太多的甜美，那份沒頭沒腦的輕快跳躍，確實有有點鹹，有點澀，有點不能太多的辛和酸，那是因為，僅僅因為，有一天，他愛，而且愛上一個你，一個讓你自己也禁不住要愛的你，那就很好。

百萬。好事者議論紛紛：難道當

一位小販，把畢生積蓄都買了迷你債券，她的積蓄有多少？答案是六

八十年代時，那時毛利高、競爭

少，安分守己，把樓宇租出去，餘錢買幾手匯豐，二三十

年後，儲蓄六百萬無奇之有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

初的香港，是一個上升的年代，普通人安安分

分，有一種所當然的樂觀，工資總是加的、樓價總是升的。那個時代，一切水漲船高，從未

聽過「減薪」、「凍薪」，不知「負資產」為何

物。這十年才投身社會的年輕人，一整代人面

對的洪流，從九七亞洲金融風暴開始，千禧年

科網股價狂跌，每次景氣，老闆都大條道理：

「翻天覆地，是天價，有錢人滿街都是，經

不是你而已。一年輕一代慨嘆，任憑怎麼努力，月入

永遠不及退休父母每月領取的長俸。

新一代儲了幾個錢，想買樓安居？

想，因為以前的房屋夾屋都成爲歷史，縱使經

濟不景，私人樓仍是天價，有錢人滿街都是，經

不是你而已。一年輕一代慨嘆，任憑怎麼努力，月入

永遠不及退休父母每月領取的長俸。

新一代儲了六百萬的小販，又是安

的，似乎看不到前路。只能說，每一代人都有自

己的際遇，看那位儲了六百萬的小販，又是安

的，要走到終點，才知道真正結局。

雨而又音樂奏起的時候／把她送上鐵塔／給全世界的人寫明信片／像一隻鳥在最高的地方／歌聲嘹亮／我在下麵耐心吃完／太多鮮美的青貝／趕去了班離去的遊船」。這班趕不上的船開到哪裡？終點會是一個怎樣的地方？唔，如此也好，這般也好，都活得快樂，在一個不一定每天都快樂的城市，「喜歡一個人孤獨的時刻／但不能喜歡太多／在地鐵站或美術館／孤獨像睡眠一樣／……需要以音樂取暖」，那份不能太多的甜美，那份沒頭沒腦的輕快跳躍，確實有有點鹹，有點澀，有點不能太多的辛和酸，那是因為，僅僅因為，有一天，他愛，而且愛上一個你，一個讓你自己也禁不住要愛的你，那就很好。

雨而又音樂奏起的時候／把她送上鐵塔／給

全世界的人寫明信片／像一隻鳥在最高的地方／歌聲嘹亮／我在下麵耐心吃完／太多鮮美的青貝／趕去了班離去的遊船」。這班趕不上的船開到哪裡？終點會是一個怎樣的地方？唔，如此也好，這般也好，都活得快樂，在一個不一定每天都快樂的城市，「喜歡一個人孤獨的時刻／但不能喜歡太多／在地鐵站或美術館／孤獨像睡眠一樣／……需要以音樂取暖」，那份不能太多的甜美，那份沒頭沒腦的輕快跳躍，確實有有點鹹，有點澀，有點不能太多的辛和酸，那是因為，僅僅因為，有一天，他愛，而且愛上一個你，一個讓你自己也禁不住要愛的你，那就很好。

雨而又音樂奏起的時候／把她送上鐵塔／給

全世界的人寫明信片／像一隻鳥在最高的地方／歌聲嘹亮／我在下麵耐心吃完／太多鮮美的青貝／趕去了班離去的遊船」。這班趕不上的船開到哪裡？終點會是一個怎樣的地方？唔，如此也好，這般也好，都活得快樂，在一個不一定每天都快樂的城市，「喜歡一個人孤獨的時刻／但不能喜歡太多／在地鐵站或美術館／孤獨像睡眠一樣／……需要以音樂取暖」，那份不能太多的甜美，那份沒頭沒腦的輕快跳躍，確實有有點鹹，有點澀，有點不能太多的辛和酸